

往事

一城文化 半城书香

——记忆里的钟楼新华书店

东大街上不光美食诱人,精神上的文化大餐也是西安独一份的。钟楼新华书店是西安最大,加上外文书店、美术图片社、连环画书店、少儿读物门市部这么全的书店系统,加上西安市报刊零售公司,在西安仅见,在全国大城市也少见。

说书店,首先要说西安东大街钟楼新华书店。这家书店是我去得最多的书店。

1952年,西安市在紧挨钟楼的地方,开始建钟楼新华书店,建成于1955年国庆节。书店大楼门头正中有毛泽东题写的“新华书店”四个大字。

这座书店,全称应该是西安市新华书店钟楼书店,曾是西安、也是西北最大的书店。有句话说得深刻,看一个地区或地区的书店,就可以看出它的兴衰。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,经济发展有没有潜力和后劲,看看书店卖什么就清楚了。同理,看西安就要先看这座最有代表性的书店。而位于闹市中心的钟楼新华书店,也昭示出西安人对文化的看重和对读书的钟爱,一城文化,半城书香。它曾经是西安人的骄傲,在西安上了年纪的读书人,没有不知道钟楼书店的。

钟楼新华书店大楼是按苏联建筑师的图纸设计的,南立面装饰设计有中国传统浮雕,显得古朴大气。刚开始只有二层,以后占用了职工宿舍加到三层,再后来又增建了一层,最后变成了四层。钟楼新华书店是西安文化的脸面,钟楼作为城市繁华的中心,必须给老百姓留下供应精神食

粮的文化宝地,这是西安解放之初独具慧眼的设计规划定下来的。

记得当学生时的我,在东大街逛一圈,逛钟楼新华书店是必须的重点节目,否则就不完整,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。我欣赏钟楼书店早期就形成的风格和品位,是它赋予了一本本书籍的生命,给每一个走进钟楼书店的爱书人,以灵魂的慰藉。手里一有钱就去书店买书,尤其是参加工作以后,好像有点买书、买邮票成癖似的。

钟楼新华书店有位美工叫张同州,当年号称西安书法几大家之一,写的一笔老颜体。每当他出来在书店二楼沿儿上写标语,那东大街交通就得堵塞。站了半条街的书法艺术爱好者和好奇的市民,都仰着头观赏他写字,人山人海,水泄不通,堵得街上的司机怒火喷发,把汽车喇叭按得山响,轰鸣成一片,成了钟楼东大街上的一道风景。我也曾遇到过一次,那时年轻,爱凑热闹,自然挤进人堆里,不但仰头观望,还左顾右盼看稀罕呢!

钟楼新华书店还代销过我创作的《中国和平出版社1981年版的诗集《哭泉》,还有《梦石》《拾穗集》《清平乐》,以及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报告文学《老三届采访记》。一次结账,我提出按定价换书店柜台上正销售的,自然获得同意,换回一大堆名著,充实我的藏书。书店经理和我都很高兴,当时爱说什么“双赢”,这应该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双赢结果。

钟楼书店东边紧挨平安市场,是



钟楼新华书店

陶浒绘

一条有五米宽的过道,再朝东就是文物商店。这条过道经常被流动小商贩和一群缝补衣服的妇女占领。见人就问:“缝衣服吗?”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这里还曾成为领袖像章的交换点,以及换售邮票、古钱币,外汇券、国库券的地方。因为是黑市,经常被市场管理人员“扫荡”,有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卖大碗茶的。

而钟楼新华书店拐向北至平安市场口的钟楼电影院,是书店的后门,书

店的办公室在三楼,得从后门上。关于联系代销书的事宜,我多次从这后门上三楼的办公室。我这个人办事经常虎头蛇尾,代销书下来还有些书款余账都没结完,书店就搬到端履门去了,而我怕麻烦也再没找过书店。

现在钟楼新华书店因整修,而整体搬迁到了东大街端履门西南角。但旧址仍在,因被列入西安市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将会安然无恙。 □朱文杰

辩才之巧

语林指瑕

文已有错,而要说成无错,尚须辩才。辩而强词夺理者,谓之拙;辩而逢源成理者,谓之巧。巧可以起死回生,亦可成就另一番境界,足见话有三说,巧者为妙。

“枕石漱流”,比喻隐居山林。典出《三国志·蜀书·彭漾传》。彭漾荐绵州处士秦宓书有云:“枕石漱流,吟咏温饱,偃息于仁义之途,恬淡于浩然之域。”这个秦宓,就是《三国演义》“难张温秦宓逞天辩”一回的主儿。他与吴国使臣张温温天辩时,妙语连珠,曲终更是秦雅:“温又问:‘天有姓乎?’宓曰:‘岂得无姓!’温曰:‘何姓?’宓答曰:‘姓刘。’温曰:‘何以知之?’宓曰:‘天子(天之子)姓刘,以故知之。’”秦宓为蜀人,言三国得天下之正的乃是蜀汉皇帝刘备。

而由“枕石漱流”,又引出一巧辩之事。《世说新语·排调》中有云:晋孙楚少时欲隐,对王济说其当“枕石漱流”,误语为“漱石枕流”。王曰:“流可枕石可漱乎?”孙曰:“所以枕流,欲洗其耳。所以漱石,欲砺其齿。”辩得巧妙,便留下此一则文坛佳话,更使得“漱石枕流”与“枕石漱流”同为成语。关于“枕流”,误文中自然也用上。如唐刘禹锡《西塞山怀古》:“人世几回伤往事,山形依旧枕寒流。”清秦大士《游秦淮》:“金粉飘零野草新,女墙日夜枕寒津。”

钟荣光(1866-1942),曾任广东岭南大学校长,生活很有规律,有午睡的习惯,谁也不许打搅。他对待人说:“我梦周公去也。”并在门口贴诗挡驾:“有客敲门不起身,食饱须眠十五分。莫怪老师无礼貌,先见周公后见人。”有人问他为何将午睡看得如此重要,他回答道:“《论语》有云:‘宰予昼寝’,就是杀了我,还要午睡。”闻者忍俊不禁。宰予(前522-前485),字子我,孔子弟子。因昼寝,孔子讽其为“朽木不可雕也”,语见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钟荣光在此巧妙地将人名“宰予”戏称为“杀了我”,自见了幽默风趣。

“曲院风荷”是杭州西湖十景之一,位于西湖苏堤跨虹桥西北。南宋时,在此有一家酿造白酒的曲院中种植木莲藕,花开时香气四起,因取名“曲院风荷”,日久湮没。清初,构亭跨虹桥之西,平临湖面,环亭种荷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康熙帝第三次南巡,在此挥笔题“曲院风荷”以勒石,御题碑今尚在。清人许承祖有咏诗云:“绿盖红妆锦绣乡,虚亭面面纳湖光。白光一片忽飘雨,泻入波心水亦香。”

请注意,在康熙帝所题的“曲院风荷”中,却将“曲”字错写成“曲”字。“曲”与“曲”,尽管在1956年实行的简化字表中成为了一个“曲”字,在此之前,两字的涵义绝无共通之处。作为皇帝,将字题错,总是一件尴尬的事。后来,其孙弘历即乾隆帝于乾隆十六年(1751)第一次南巡时见此“曲”字,乃为别字,有损于其祖的“英才天纵”,遂以诗为乃祖辩解。诗云:“九里松旁曲院风,荷花开处映波红。莫惊笔误传新谤,恶旨崇情大禹同。”说是康熙帝和大禹一样厌恶美酒,崇尚节制情欲。因贪恋声色会乱政甚至亡国,所以康熙帝故意将“曲”写作了“曲”。

辩解了,尽心了,然而那“曲”字,实在还应当写作“曲”字的。

风本无雌雄,然经宋玉一说,便有了“大王之雄风”与“庶民之雌风”的分野。《古今笑》中说,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谓风是无形之物,何有雌雄。笑者曰:“自古已有雌雄风之说,汝特不知考据耳。”问有何考据,曰:“凡挟雷雨而至者,谓之雄风;月明星稀,轻云薄雾时之风,谓之雌风。”质疑者曰:“此亦臆说耳,究不得引以有据。”答者曰:“恶得无据?凡与雷雨同来者,有风师雨伯之说,既称风伯,自是雄的。若月白风清之风,则又有月姨风姊之称,自曰阿姨,自是雌的。”

可见辩须有才,才巧而成妙。妙之又妙,正是大智慧。 □杨乾坤

一幅老照片



光阴荏苒,岁月无言。我的办公室曾悬挂一幅老照片“咸阳古渡”,它摄于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10月25日,距今已有87年,比我的年龄还大!

这幅旧照是同事送的,每当文朋诗友来我办公室,皆会反复欣赏,问

这问那,了解秦都咸阳,了解咸阳的发展史。咸阳古渡属“关中八景”之一,是横贯关中的渭河渡口。据咸阳地方志记载,咸阳古渡建筑于明嘉靖年间,渡口处建有一座木桥,通院通蜀,过客众多,欸乃之声,彻夜不息,为秦中第一渡。咸阳古渡为

古长安通往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,处于十分重要的地理位置。木桥遗址的发现,为研究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交通、经济、军事,以及渭河流域的桥梁建筑提供了一个重要物证。

从照片画面看,当年热闹非凡的古渡码头,远处老城巍峨高大,绵延数里,码头上小商小贩,长袍短褂,有聚有散,还有那众多船上的桅杆,尽现一片熙熙攘攘的图景;河床宽阔,水流湍急,木船亭立,一派繁忙,船上装满了启运西安的货物。一位船夫用自制鱼网从河里捞着什么,一位身着长袍像似商贾,又像似摄影的主角,抬头望远,傲立船舷,拍摄者从船头抓拍取景。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题款:“咸阳古渡”四字属魏碑体,刚柔相济,苍劲有力,颇有意蕴的是自右向左的“由河中心向西北方取景,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”格外吸睛。从老照片上看,我顿有所悟。其一,咸阳古渡当时水大能游船,据《陕西实业考察》记载:“大庆关为渭河入黄河之处。自大庆关溯渭河而上,经三河口、渭

南、白杨寨、草滩等处至咸阳,约三百余里,可通载重二万余斤之小船,上水需七日,下水自咸阳至潼关,五日即达。”“上运货物,有韩城煤炭,山西食盐及东来之茶糖布匹。下运货物,则为药材棉花牛羊皮等。其运费之昂,约与黄河相埒。惟不如黄河行舟之险。……民国十九年度,共运5260吨。”其二,所拍旧照,当属咸阳城名家所拍,从拍摄手法、选景角度及落款字迹,均可详出;其三,码头繁忙壮观的场面,桅杆林立之气势,足以见证咸阳人走南闯北经商通商氛围之浓烈……

吾辈祖籍山西,却生长在咸阳。而今“关中八景”之一的咸阳古渡已被打造成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,形成了万亩水面、万亩绿地,“一湖两岸好风光”的城市生态景观。古渡廊桥是咸阳地标性建筑,其名字源自关中八景之“咸阳古渡”。它与周边的渭河楼、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、渭河古渡遗址等组成了咸阳古渡文化景观带,彰显“大秦故都 德善咸阳”的古城风采。 □张翟西滨

《诗经》里的“菜园”知多少

钩沉

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”“六月食郁及薹,七月亨葵及菽,八月剥枣,十月获稻……”《诗经》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,也是一个绿油油的“菜园子”。《诗经》里的草木,常作为起兴或象征的意象出现,《诗经》中描述的蔬菜种类繁多,包括水生、陆生、藤本、草本等,它们是古代先民将田间日常劳作经验、纯真的情感与质朴诗意相结合的体现。

“莼鲈之思”寄乡情

《诗经》的“菜园子”,最早出现的是“荇菜”。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,参差荇菜,左右采之。”荇菜是一种重要的水生植物,根茎可食用,因其漂浮在水面上,流动无方向,正如淑女之难求,所以《诗经》开篇第一首,就作为起兴的工具登场。

说起荇菜,现代人恐怕很少吃过,一般都将其当成一种普通的水草。现在,我们通常将荇菜叫“杏菜”,又名“金莲儿”。它沉入水中,性近于荷花,花开时常弥漫顷亩,黄灼灼小花,在阳光下泛光如金,一看便惹人喜爱。实际上,荇菜口味不佳,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,都远不如与它相似的莼菜。

古有“莼鲈之思”的典故,常以此寄托

思乡情。西晋张翰,生于苏州,在洛阳做官。见秋风起,因思念家乡的莼鲈美味,便决然辞官而归,在后世传为一段佳话。“莼鲈之思”也表达了归隐之志。白居易曾写道,“犹有鲈鱼莼菜兴,来春或拟往江东。”莼鲈,可谓理想人生的象征。

葵为古代“蔬菜之王”

在今天中国的菜摊上,大白菜是最常见的蔬菜之一。“大白菜真正称霸中国人的餐桌只有短短800年,而在它之前就有一种被尊称为百菜之王的蔬菜,那就是葵。”科学松鼠会成员、植物学博士史军告诉笔者,今天中国人的餐桌上已很少见到葵的身影。但在古代,葵的地位当仁不让,是蔬菜之王。

古人有“五菜”的说法,包括“葵、韭、薹、葱、蒜”,葵菜是五菜之首。史军说,中国人种葵吃葵的历史可追溯到西周时期,中国人那时煮葵菜汤。《诗经》中关于葵的描述有“七月烹葵及菽”,“菽是我们今天说的大豆,大豆至今都是中国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,把葵和大豆并列在一起,这种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。”元代的《王祯农书》记录了葵的很多种吃法,包括凉拌、做汤、煮菜粥,这都说明葵是当时中国人的当家菜。葵和向日葵没有关系。史军介绍,葵的

花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小,是锦葵科植物,我们身边的木槿、扶桑和蜀葵都有与葵类似的花朵结构。只不过,这些植物主要是可供观赏的花朵,而不是炒菜锅里的蔬菜。

据历史资料显示,葵菜的消隐,是由白菜的崛起引发的。起初,白菜只是长江流域一种地方性蔬菜,最早在南北朝时期(约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),南方开始栽培白菜。至唐宋,白菜才逐渐传入北方。白菜因其产量大、耐寒,经简单加工可长久储藏等,逐渐取代葵成为新一代“百菜之王”。

如今,葵菜在市场上很少见了,只有老一辈的农民偶尔在菜园子种植。葵菜慢慢地变成了一种野菜,许多人不识之,但对于经历过艰难时代的老一辈人来说却是人间至味。

营养美味延续千年

《诗经》中还有许多蔬菜,延续数千年仍成为现代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菜肴。“涮火锅”时,有一道素菜——豌豆苗比较受青睐,这种营养价值高、鲜香美味的野菜其实就是《诗经》中提及的“薇菜”。“采薇采薇,薇亦作止。”根据《史记》记载,伯夷、叔齐隐居山野时,吃的也是这种野菜。《诗经》中还有浑身是宝的“葍菲”。“采



《诗经》开篇第一首就提到荇菜,它是一种水生植物。

葍采菲,无以下体。”葍,即蔓菁,俗称大头菜;菲,就是萝卜。说它“浑身是宝”,因为春食苗、夏食心、秋食茎、冬食根。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,一到冬天,必做的一件事是腌咸菜,用的就是萝卜、蔓菁、大白菜等。

水芹也是自古以来就食用的一种重要蔬菜。“思乐泮水,薄采其芹。”“薄采其芹。”诗中的“芹”,不是粗大的西芹,而是身材苗条的水芹。西芹是舶来品,水芹则是土生土长的“原住民”。水芹在诗经时代已广为种植,常在水田沟渠畔和潮湿处长,嫩茎及叶柄可供食用,是上好的蔬菜。在江苏,水芹被称为“路路通”;在海南,水芹代表勤劳,都是当地人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。

饮食传达“中和”思想

从《诗经》中的“菜园子”可看出,古人对生活的感恩和热爱,寄托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、一蔬一果上。《诗经》通过对饮食的描述,既有起兴的意味,也传达出中和的思想,并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饮食礼仪。

中国饮食讲究“五味调和”,依据食物阴阳属性来搭配。专家认为,中国人的饮食习惯,从果腹的行为,早已演变为一种处世之道,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诗经》中的饮食礼仪呈现出和谐有序的状态。人们将繁复的礼仪融入饮食,自觉遵守,正是因为“礼”能够教化人们融洽相处、中正平和。 □彭薇